

安

雅

堂

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三

華亭陳子龍臥

傳

姚司寇傳

姚司寇者諱士慎字仲舍其先汴人也從宋南渡爲
潮人自國初居平湖更六世而贈水部怡善公徙
居華亭云怡善生北田北田生槐堂槐堂生贈太常
卿少津公卽公父也少津公出嗣貴州按察司僉事
龍津公生六子其仲爲公公幼而穎敏好學無間寒

暑年十五試於湖學使者李公曰爲重器首拔之公自此知名而一時名卿先進傳公丰度爭相結納矣少津公家法嚴公生母崔淑人卒頗引壓嫡之義且令應試而公哀籲學使者執義堅愨竟得終三年喪癸卯登鄉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遷戶科右給事中累疏乞休不允逕歸謫福建按察司煇磨俄遷行人司右司副無何遷尙寶司司丞再遷光祿寺少卿 光宗卽位遷順天府府丞 熹宗初奉使告東嶽祭唐堯及孔子墓卽遷通政使司左

通政引疾請告歸連丁贈公及包太淑人憂服闋會
今上踐祚起公大理寺少卿未幾遷南京太常寺卿
陛辭陳五事 俞旨褒美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俄
晉本部尙書以積勞病發再疏乞骸 上諭公病狀
予致明年公卒於里訃聞 上命所司治葬 諭祭
二壇昭舊典也公爲人冲雅貞素無競於物若當官
而行勤職赴功慷慨奮厲知無不爲故所至有大名
當給事中也 神祖久不御朝章奏多留中公累上
疏力諫會江南大水特請賑貸因陳漕政便宜次第

施行在光祿時節浮費裁冗役不避愆謫凡夷使入
貢者遇門外之燕及犒以繒綵類多殊嗜擘曉不循
禮公先命舌人低昂其上下而爲之約束迄終事無
敢出謾語者順天尹及丞治長安中卽欲執法勛戚
中貴人多出力撓之自公爲政私謁不行有張趙三
王之風當今上之初逆奄已伏誅而植黨遍中外
所誣構青澗惠少司馬壽春方侍御尙在繫而購陽
羨毛給諫者未已植公佐廷尉疏請白之三君子之
直節益昭明於天下自公發之也旣繇秋官侍郎晉

正卿久於其職公嚴於執法寬於原情凡諸司上讞
多獲平反每當秋月諭囚法所不宥者爲之法然至
中夜徬皇不能寐其仁愛若此公之事親也和而整
其友于也恭而睦其與人交也重然 輕財賄而終
身無德色華亭賦役甲天下民苦於踐更至困乏者
累累也公心憫焉歲分其租以贍里人至其歿也猶
遺命上堞所司捐田千畝以助役邑民德之公承贈
公之訓治家嚴毅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臧獲凜凜動
遵禮法雖門第鼎盛無貴游之習焉公少時嘗夢登

天門覽秘籙自識其籍凡所升沉進退甚著白及身
所歷者類不爽說者以爲貴徵而亦公所以知命不
懼也公奏議剴切條暢有界治道尤好詞賦凡若干
卷藏於家子世曙以公蔭入太學能文章彬彬稱世
其家

陳生曰予自甲戌得謁司寇於京師見其人溫恭
有恪若不以才著者然按其爲諫官數與人主爭
是非翺翔九卿咸著聲寔此豈優游養虛譽循致大
位者歟神祖之季海內治平久士大夫不樂親文

法躬吏事而公勤蹇之誠孜孜無怠詩所稱不懈於位者是也公位尊重貴矣而人顧惜以未盡其用假令公得上壽以佐天子而當馳騫於今世豈爲不裕哉

吉水令夢鶴陸公傳

陸公運昌者初名鳴勳已改今名方生時母夢翔鶴舞於中庭而公以降故爲字夢鶴杭州人也父曰岱嶽公母曰沈太孺人陸氏既世爲江左著姓而岱嶽公以儒術顯馳聲當時公生而早慧哲而豐顧眇朗

如也四歲通論語孝經解大義所誦書過目不忘十
歲從經師諸生咸課制義以公幼不問而公則潛有
所作緘之師恐其好弄也發篋窺之大驚謝去曰我
不能爲若師矣十四補博士弟子岱嶽公則遊京師
入太學數年不歸而公獨事太孺人挾兩弟食貧益
奮厲於學試輒高等守令皆敬禮之而公足跡不至
公府不可得而見也戊午舉於鄉屬岱嶽公以病罷
其業以歸父子相見懽甚病尋愈又數年始卒公哀
痛過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旣祥而禫援琴不成聲

也公旣數上春官不第而名 高海內賢豪長者介
請造謁以得交於公爲幸而公爲人溫良愛物恂恂
善誘無疾言遽色見者人人自以爲得幸陸先生雖
修飭之士退而莫不自憎其鄙吝蓋公之冲夷醇至
天性然也甲戌始舉進士拜永豐令永豐地境塙又
新被兵逋賦以十萬計公詣闕上書其畧曰豐陽瘠
邑耳歲數不登且中寇歿者相枕籍積逋可按者十
萬今臣之官當疾徵之耶抑縱之耶縱之則無以佐
軍興按籍而誅慢令臣罪無赦疾徵之民不堪命挺

而走險非誅臣無以塞黔首望罪亦無赦臣旦夕處
等耳何忍因此一方民惟陛下幸哀憐之書奏
天子嘉其意下大農議蠲復焉豐之錢穀掌自戶曹
掾徭賦之入者識記惟意所高下民爭路之頑者以
中格免而良者或反受笞以去有司既乏心計又餌
於羨緡不復會計而賦益不清公初下車卽除羨金
不以錙銖自潤選邑三老之有行者司出納而藏其
籍於臥內手自稽閱吏終日抱牘無所與已又糾其
不法者數人置重典而稍選他曹吏愿謹有計慮者

補之繇是戶曹法清無得鬼薪以上罪者豐之俗好
誣告殺人爰書未具輒率惡少年支黨先毀其家公
嚴爲厲禁有犯必罰奸民無所利訟爲衰止邑多大
盜爲賊曹所獲每株連汚染良民側足而盜黨卒不
可得公得盜必立分置幽室中親訊擇姓名相符者
收捕之餘不問民無枉濫而盜賊相戒不入境矣又
以餘日修治學較禮賢士廣生徒建倉庾積五種都
試講武習民擊刺各有調理每爲百城冠大抵公之
爲政平易近民務在力行而已不求赫赫聲而亦時

有所搏擊終不縱舍故使民畏而易親愛而不敢狎
久之以治行最遷吉水令去之日吏民扶車輶不得
行相隨至界戟手罵吉水人汝奈何奪我賢君築祠
於學宮之側祀公每月朔會祠下拜吉之田壤上賦
中壤下賦上或有無田而輸賦者其垂祭莫知所自
始邑民周正淑請於 朝願履畝丈之事下所司公
念民難靜而易動今丈田非得公正精敏之人不可
行恐未見利而民先用擾則召正淑紆畫形便審度
利害并集文學弟子嗇夫司里雜議其所繇廢及所

以與之狀往覆辯難以十數民辭窮又爭言不丈便
公曰凡前言當丈與今言不當丈者皆非知治體者
也于是核民實無田有賦或賦浮於田者皆上其數
取河壩棄地非民業者代其賦其賦不及田者寧失
輕以加惠之具方畧上奏制曰可民咸樂業邑多山
他境盜囊橐其中探丸砍文武吏時竊發行旅患之
公擇機警少年託爲遊間布耳目發起主名區處時
擒劇盜諸少年公皆推誠待之如有負公罰亦必行
故咸輸寫心腹僮仆不避自他人爲之不能用也有

陳求者衣求盜衣過劉棟棟作食勞苦之求醉墮其
懷中牒露棟名棟大恐走憩歸命公召求問曰問聞
陳棟者盜魁汝頗踪跡否求言實聞然未識其人也
公曰彼曾具釀一壺豚一蹄卿過飽之醒忘之耶且
懷中紙何爲者求氣索不能對立抵罪人以爲擿伏
如神楚饒虔廣寇大起攻宜春去吉僅百里公以城
卑薄而女牆高不利守乃捐金改築中程凡一月而
樓櫓畢具賊亦不至諸王孫多不法通輕俠有徐堯
者爲王家舍人子匿亡命恣姦利公收案致法諸王

孫爲請無不至公持宗正條論之令惟知守 高皇
帝法耳宗人咸懾伏不敢與有司政矣公已任滿臺
使者交章薦旦夕且入爲侍從以毋憂去官自謂不
及親舍殮毀甚杖不能起漸至尪瘠而是年杭大饑
公強起佐其郡大夫立法賑救所活不可計卜葬沈
太孺人日月有時矣力疾走金陵乞某公銘幽之文
反自南徐疾作暴卒公蓋夙孝者也公孝友忠敬雅
量壯節慨然以名教爲己任而名位不稱是歲婁東
張翰林溥亦卒於家公之石交也士論同惜之所著

有大易吳學三十卷玄圃集二十卷學製膚言五卷
兩江治譜十五卷子六人圻庠生培庚辰進士培垣
培塿圻培能文章最知名

陳子曰陸公學術湛博操履忠正居平以汲引天下
賢士爲念庶幾乎實大且篤公輔之器也使得嚮用
端慤剛毅之士連茹而進矣惜乎年命不永僅以吏
迹顯然跡其治行豈在朱邑召信臣下哉公負人倫
鑒予爲童子時公見予文於給事中李公坐嘆賞過
實此亦公千慮之一失矣故予交陸氏父子如孔融

在紀群之間也

承天司理周公傳

周公懋敬者字穆修自云宋先生濂溪之裔建炎南
遷遂徙爲豫章人凡數傳而生漸以詩名齊魯間漸
生鎧蓋壽至百歲云故世稱之曰百歲翁卽公父也
百歲翁少嘗行賈山東以任俠聞多交海岱諸公以
故貴日益落生三子公其季也公生而純靜有成人
之度解周易善玄理旣已落落垂自負而以策干當
時多不見用年二十六矣慨然曰齊魯我祖父舊遊

地也又其間多文學之士或有知我者遂決策龐糧
以往至則諸長者或百歲翁故交咸曰此昔任俠周
君季也甚喜已又與接談論知非嘗人益大喜競使
其子弟來學而稍稍資之矣公於是以暇日登泰山
觀滄海遊孔子廟堂徘徊久之凡居山東三年而歸
唐翁者隱士也素奇其女人有求者輒不應以公學
成遂尚焉無何補博士弟子員公之從父名鐸者素
奇公才當是時方令闕之仙遊挾以居業日益進居
久之舉賢書凡六偕計吏輒罷歸遂就選人授岳州

推官未之任而會其母羅孺人卒羅孺人者百歲翁
正室也當其卒年已八十七矣而公猶孺子慕晝夜
哭不絕聲百歲翁慰強之稍止服除補承天推官公
素耿介好孤行一意其在職也雖達官勢家事苟有
連必引繩披根而於庶民多所平反自守監司以上
多嚴憚之與都爲 肅皇帝故邸例遣中貴人護

陵園號曰守備輒侵有司權而是時大璫杜茂者尤
恣橫不法多從京師無賴惡少年及郢中暴子弟私
授以職曰司房曰叅隨曰校尉名號大約不可問凡

奸民欲圖報復及奪人田宅妻子朝以片紙上中貴人則夕以其人付之惡少年具五刑拷掠必破其家乃已郢人惴惴不敢動直指史公企愚者行部至郢欲稍以法裁之而無可任其事先是郡佐以下見大璫必長跪前驅惟公毅然不爲屈每上朝顯陵則長揖去史公廉知公伉直狀遂疏薦之於朝而密以惡黨蘭光裕等事屬之光裕者爲中貴人司房勢張甚其所殺人不可婁指令伶人與富民劉姓者爭許茂命光裕等鞠之立殺於寢門之下已又株殺其

僕及族人子數十人最後又及其族曰指揮文藻者
囊三木受箠楚已而茂恐史公劾之則先上疏稱文
藻演樂驚陵寢隨得旨令茂雜治獄未成而史
公去遂授意公與後直指史公蓮勺謀之蓮勺公至
問計公曰此某能辦之然不可泄也遂密與郡守定
計以次日昧爽知諸奸黨將謁中貴人乃分部壯士
五十餘人微行諸奸之門俟其出悉掩捕之凡三十
三人舉人盧某諸生李某與焉背縛送郡獄方公始
發時知一旦獲諸奸則茂必恚怒恐猝無以應以故

先檄郡博士及諸生數百人集郡堂以待已而茂聞之果遣其徒持刀劔謀堂上殺胥史數人公不爲動已見諸生之來者益衆而怨民各欲持挺而起始稍稍去公于是移文中丞直指屬公竟其獄公恐茂復謀竄取遂命軍校圍而讞之卒定其罪郢民以安史公輩交章論其事且薦公得 俞旨而中貴人茂卿甚思中公者百端方是時當定陵末命邪臣卮趙輩方用事疾善類如仇與茂相善也遂授意其私人廵撫董漢儒劾公以去公去時郢父老流涕以送者數

千人車三百乘立生祠祀公者二焉公歸而父尚在
壽且百歲有司擬上疏請旌而翁適逝公自念少負
氣不偶脫得一官而復爲黨人所扼不得邀一命以
榮所生至父沒時益復自恨無所歡惟杜門著書而
已所著書甚多脫復好老子說爲道德疏一卷世稱
精其學云後數年卒有子二人長曰象成方有文章
聲次曰某當公沒時爲二今天子改元凡扼公者若
元趙漢儒輩咸以一先帝時阿擁大璫得罪廢銅卽
世所謂逆案者是已

陳子曰自神皇加元服長信宮返政太阿在握者四十年內臣無竊柄者世所稱盧受輩皆不足數獨中間遣中使監諸州稅多行不法海內騷然諸君子盡力以拯之僅克停止至於兩浙織造及中都與都諸使者恣橫自如郡邑吏兢兢奉之以免罪爲幸今觀周公之獄獄不動聲色卒以計剪其支黨使外吏之法得申於中貴異哉非大勇孰能若此乎而黨人必欲去之爲璫豎報仇使士氣益不振不數年而大盜竊國天下士大夫遂靡然向之何歟廉耻

父喪也元趙輩真國賊哉

宋幼清先生傳

宋幼清先生名懋澄其先爲宋宗室汴人也從國南
遷家於杭宋亾因以國氏入 明遷松江爲大族自
先生以前數世或仕或不仕然率多負奇節兼以貴
雄而先生之父鄉進士方林公尤倜儻好奇計與江
陵張文忠爲布衣之交會江陵起復上書力爭之江
陵愕然曰生亦爾耶公曰不敢負知己也然卒不聽
公因憤懣自傷卒於 京師天下賢士聞而悼焉先

生其仲子也先生幼孤生十三年而能文章喜交遊
稍習經生家言卽棄去顧好爲俠慕戰國烈士之風
祠趙相虞卿於家所以見志也私習古兵法散家結
客欲以建不世功而會是時海內承平無所自見則
遊於酒人任誕嘗與客飲中野取鬪饑行酒已則相
與刺臂血瀝而埋之對泣也復歌呼而還禮俗之士
疾之如仇欲中以危法適有天幸又多用智數自衛
莫能害然亦益自遠引不輕入城市年三十餘始折
節爲儒北遊京師爲太學生所交皆海內賢豪士時

光考與福王同出閣講學禮數無所差等時多
爭之者而先生亦上書大宗伯羅公大畧以皇長
子皇次子出閣臣庶之所觀瞻若等威不早定必
啓天下之疑而奸人乘間以分枯莖將貽社稷禍夫
群疑起於民志民志定於尊卑尊卑辨於隆殺是故
古之人貴禮所以別嫌疑正名分絕覬覦消禍亂也
執事幸留意媿媿凡數百言書上宗伯大驚然時多
忌之者先生遂歸屏居歲餘復北上聞母張太夫人
訃奔還居喪一遵古禮服除又將北遊親故多止之

先生泫然流涕曰我安忍親在而出親沒而處乎卒
復客燕者五年以久無所遇歸而就試於江南時大
司馬熊公廷弼爲督學已不錄復同諸生求試熊公
性嚴惡有一生請謁震惕語失次熊公怒欲鞭之先
生直前徐道諸生所以不足罪熊公顧謂若亦諸生
耶而敢代爲諸生言先生自言本太學生來求試哀
諸生無口不覺爲言熊公曰竒士也若何名卽釋諸
生而送先生與京兆試世皆服先生才辯而嘆熊公
大度能知人也。是年舉於鄉益溫溫下人欲有所就

外似推方而其爲俠實益甚嘗三試宗伯竟不第先是先生與晉陵白進士正蒙善白有異術能先知日期嘗謂先生曰我與若皆以某年月卒及期白果卒先生知不免爲訓子書萬餘言如期竟卒年五十有一先生性沉毅激印輕財人有急夜半叩門求于金無不立應者卽未澹必假貸與之然或顯人有所求非其意一介不與已亦生平無有所干謁嘗客吳門有達官求米數百石先生怒不與而呼市人散米如其數示無怯情客或曰此子羽投壁意也先生曰大

夫當率其胸懷我雖不學何至與古人相同卽具米
送達官如指生平好遊凡秦楚燕齊汴宋吳越之區
無不至至輒交其豪傑顯僚大帥罔不郊迎置之客
右資其籌策恒出橐中裝自給終未嘗有所私請薊
門劉中丞與最善一日微謂先生曰某帥將以千金
求公居間公其有意乎先生拂衣起中丞曰聊試公
耳先生意始解明日致書中丞曰昨者雖相談亦可
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其負氣不屈類如此
爲人多感槩惡人之難不問識與不識貴人某者貪

暴人也嘗遣其奴駕大輜縛鄉里小民以歸先生偶見之卽集其客奪所縛人焚其舟鞭其奴數百其貴人無所不排陷獨畏先生多權變非其敵不敢較其後貴人卒以附逆敗計偕京師有同郡潛君沈君俱以公車前後卒不成喪此兩君與先生無素慨然爲經紀甚至且護其喪南還士論義之先生待僮僕極嚴整雖往返數千里外條教期會不得異尺寸爽晷刻如軍律然然當其稱意或出數百金犒之無吝色故人多樂趨焉時方太平每遇人必抵掌論世事言

用兵勝負狀薦紳皆以爲誕不信又嘗喟然嘆曰二
十年後天下將有兵而我不及見也今卒如先生語
先生文章俊拔尤工尺牘及稗官家言有九籥集若
于卷 於家脫舉二子敬輿徵輿咸有才藻

陳子龍曰士之建立功名豈不以時耶鄭公業交結
豪傑有田四百頃食嘗不足將以成一匡之業也竟
用早卒不得與袁曹角立爲漢鼎臣今觀先生氣槩
儼智畧輻輳公業之流歟使用於時功化必盛遭
世承平貴有嘗格無繇自奮年復不永惜已然軍興

以來海內奇氣之士莫不搯擊談先生遺事想見其爲人亦壯矣哉

嚴印持先生傳

蓋杭有聞先生子將嚴先生印持云聞先生闊達慷慨喜論事顧其內行淳謹嚴先生脩正君子也而多才藝此兩人居同里開交相善也予於二君齒不相及然得交聞先生稱儕偶獨未嘗事嚴先生惟善其子渡故爲先生傳先生名調御印持其字世爲餘杭人祖某以醫幸世宗皇帝入籍太醫院子某舉進

士仕至太常卿卽先生父也先生生十歲而太常公捐館舍越四歲嫡母高夫人亦卒先生每以不逮事爲痛而事生母楊孺人克盡孝養友愛其異母弟事諸母無異已母也故幼而有德義稱鄉人爲之語曰閨門濟濟嚴高兄弟高蓋先生小字也旣爲諸生益底厲於文章其爲文取辭足副意意足達理而止不爲滑稽縱橫愉快當世而已故知者鮮焉先生旣已久緇不見用而聲名籍甚賓客日益進凡賢士大夫及布衣之雄游吳越間者莫不延問或千里投刺爭

相結納先生左酬而右酢之各得其意以去顧心所
獨好者惟聞先生子將其次爲鄒孟陽楊兆開兆開
歿先生以其子妻之其孤又歿先生終其身言及未
嘗不流涕也論經義談世務多與子將合苟有所異
必爭析辨難得當而後已子將亦安之其不苟爲同
類如此家法端靖嚴而不怒遇鄒聞子弟約以繩尺
無間彼我循循善誘日與俱化邑有爲左道者聚黨
以千數令欲弗治乎則恐其日蔓欲治之乎恐有惡
變咨於先生先生曰無動我將解之乃召其徒飲食

之作 聖諭六解轉相開悟其黨應時解散先生性敏惠多旁通詩好爲五言古七言歌行樂暢胸懷不泥前軌行隸本顏清臣歐陽信本晚年正書獨入大令之室少好琴德長而耽翫嘗客吳興某家主人有雷氏琴特異常製國工理之不中商徵先生冥悟數月測其准量所定求其聲音所始曰得之矣此雅琴也適當秋夕主人召客先生調絃動操音節諧潤已而衆客和者舉琴對彈聲旣殺小手亦叢滯十步之外惟聞此琴主人慨然曰此琴久無識者當世安可

無牙曠遂舉以贈之奕登上品尤好醫藥所活人甚
多家多秘書故也晚宗浮屠學多方外之游生平所
好皆屏去獨醫與書法不廢曰藥以濟人學書可以
攝心也先生年既六十海內學士大夫如關西文光
祿句曲孔太保晉陵張太僕吉水劉脩撰同郡吳太
史各爲文以頌之而是時聞先生初卒先生却賀者
曰我方哭於寢門之外豈其以犬馬之齒而遂使巷
歌也我終不能以薄我友因流涕悲哀未踰月而病
作遂不起先生晚更名缶號廢翁卽其意可知也已

陳子曰予嘗讀國僑悲子皮之語爲之潸然也世之友者生不責善歿又何哀焉今觀嚴聞之交方其晤言衡宇之下婆娑文藝之林自爲固然及乎一人先弱風流不振何嗟及矣此所以永嘆於鍾期也若夫嚴先生泛愛多能歸於守約迨記所謂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者乎

夏方餘先生傳

崇禎中有進士夏君允彛爲閩之長樂令有惠政名甚顯夏君令閩之一載則遣人致書其同年生陳子

龍又使其兄之旭來告曰自我先人方餘先生之沒
數載而始克葬葬又數載而未知所以不朽其親者
惟是先人一二懿行吾子所習也請爲傳之以有述
於後世余自爲童子時長樂君已舉於鄉有盛譽而
進余爲爾汝交提絜砥礪歷年靡間而又及見先生
之行事其何敢以不文辭先生諱時正字行之方除
其別號也世爲華亭人父曰奇雲公少孤出嗣祖心
隱公本生祖曰少隱公出嗣曾祖南隱公旣以再世
出嗣而嗣父母禁言所本生事故先德莫詳先生生

而警敏年四歲觀王父與客雙陸戲爲點籌竒中王
父大驚竒愛之而天性馴謹不以愛失敬嘗此一家
小吳王父曰彼亦人子也彼寧不能叱汝耶遂終身
不復叱僮僕旣就塾師於書一過卽暗誦不遺稍長
甚工博士業有所辨難恒詘其師出應童子試會江
陵公當國功令嚴大邑所取諸生僅數人而先生冠
其曹先生故治尚書然俗師不習禹貢獨弗授也將
就試一夕先生乃誦且稽註傳質明而主者以禹貢
策士先生獨弗諛嘗讀涑水氏通鑑一月盡之終身

不忌戲借友人自郡西市自東市默識旁所標某氏
子某貨歸而錄之僅失其二其強記類如此先生旣
已从困省試則刻意爲古文詞詩歌其才浩漫縱橫
變合不局局於繩墨時袁履善相國以才自豪嘗賞
先生一誅文曰潘安仁不是過也館於長州高氏高
氏吳富室也時以邑便宜條奏令長令陳公故好古
博雅士讀高氏奏記大奇之曰若何以辦此高氏不
敢匿則曰此民客夏生所爲也立召與語甚賢之遂
爲令重客陳公則時時取先生舉業文誦之已而雜

他文以進射覆無誤屬將分較闡試則薦于學使者
無失此竒士會學使者暴卒未之錄也陳公遍搜先
生卷卒不可得已罷事道所以嘆息久之先生自計
不可衝命遂絕意制科而好遊於酒人人亦樂其坦
易恒傾一坐歡已而得竒疾幾殆賴國醫以瘳自是
謝諸生弗爲而二子皆已成童才穎先生嚴責課之
夕不奏文卽弗授餐或不當意稿必三四易嘗中夜
父子枵然相對卒弗去也以故二子學皆早成同補
弟子員高等允彛隨登賢書名譽日盛先生益粥粥

謙下不經郡邑門邑三以鄉大賓招不赴最後令之
旭携歸薦於祖祀曰我雅自盟不履官長室柰何以
一讎易我節耶先生性至孝自其父沒時年已六十
餘毀瘠過禮爲孺子慕終身不替矣生平不治生產
有田一頃亦不知其所在見家人子有感額爲窮愁
語則疾走去曰且休矣毋相苦也卒年六十有八子
二長之旭邑庠生次卽允彛諸孫皆彬彬世其家
贊曰先生篤實似淳行敏博似文士曠逸似遠生簡
貴似高節皆可以爲先生名而卒無以名先生然予

少嘗侍先生語靡靡竟日大約所自貴澹於馳騫初
終不渝以與世之雕飾而夸毗者殊耳在易履之初
九曰素履往無咎其上九曰視履考詳言其始卒洎
如以迎天休也先生有焉元吉而有慶是在長樂君
兄弟哉

周第五公傳

夫士孰不欲顯貴以揚其所生卽不獲銜命苟有人
焉大我門而榮其親當私自慰藉而古之人乃有辭
官削迹以避之此何異於陵之操哉然非苟驕語而

已有當於義則君子傷其志而取之至於慈愛惻怛
不忍爲異詩人所以歌在原也於第五公可見焉公
周氏世居金壇之徐庄自公之祖東庄公以上數世
事農咸以孝弟稱於鄉而東庄公稍能治生起爲中
豪有子曰贈中大夫裕齋公卽公父也大夫公爲諸
生有志操與人交憚其方嚴然人不得志而有子六
人其四人先後成進士達者至冢卿云而公於諸兄
次第五又以不仕自比何準第五所繇名也公性警
敏十餘歲能文章大夫公甚竒之諸兄久以才名自

擅者亦遜不及然素鯁介不欲借交以自重年二十
一始補博士弟子員居無何大夫公卒公母王太恭
人繼之蓋大夫公雖多子乎然最憐愛公嘗顧諸子
曰若未可量尚少視之王恭人亦以公剛介不能中
人意嘗自解諭曰五猶鐵杖也視之冷直中實無他
而公亦天性篤孝當大夫公病時諸子或仕宦或遊
學於外惟公在側溫清以時不避溷穢數月不解衣
帶大夫公見公之獨勞也爲泫然者久之其後侍太
恭人疾猶其侍大夫公也大夫公業本中落公旣兩

遭大喪而又六析其產公雅尚薛包之義推肥就瘠以故益貧困然斷斷自勵厲嘗喟然嘆曰士苟不自立而不潔其身以辱親非孝也我幸得用於世當有所表見不則博覽詳說以俟後之學者而已於是肆力於經史之文其餘典籍以及國家掌故靡不博綜其爲文詞沉雄激壯不繇思構頃刻萬言然終不獲雋卽有司弗之薦也或說公曰子諸昆多顯人稍委蛇耳何自苦公笑曰客何言之陋耶毋論繫援非我力所逮卽不然而欲我俛仰以脫時困我不能也於

是遂絕意制科而教諸子。其功公雖處約能自貴重。第五之名益高。督學使者旌其行。郡大夫以下莫不矜式也。然公卒以此見忌。至憲宗之末年。逆奄竊國。公之門益多顯者。公大不樂。會督學使者至。又將以行聞。公慨然曰。此何等時耶。我縱不能蹈東海而死。而與人同污耶。且古先聖賢之所垂訓。祖宗三百年之所休養。一旦盡矣。我不忍復見官牆矣。遂謝諸生不爲。因時縱酒浩歌。以發其憤懣。感疾甚困。顧謂諸子曰。我病迫不起。所恨者竊國家恩澤。視息五

十餘年不能以微誠動人。勉於正義。我誠負。雖然。我家世忠孝。一旦門戶狼狽至此。小子識之。璫敗不遠。

矣。我幸先灰而免於大戮。豈爲不幸哉。至丙寅之除。

夕竟卒。明年璫誅周氏之顯者敗矣。公四子皆公所

指周璫後周維持即魏堂公生之化也

自授經者。長銓丁丑進士。次鍾癸未進士。卽世所稱。

簡臣。介生兩先生者也。次銘。次錫。成皆諸生。自公在。

時。諸子以文章名動海內。公沒後十餘年。名益顯。

陳子曰。第五公益。治春秋云。能推見至隱。非徒守其。

經文而已。春秋定國家明大義。若季友之於叔牙。羊。

手盼之於叔魚何其斷於持法哉然其人皆有權藉
責在於已惻隱深矣第五公托身微賤勢非能有所
轉移也然痛於失規引愧而卒此與孔子勉向氏何
異嗚呼公真知春秋之義哉

紹南陳公傳

紹南陳翁者諱允德字君一其先大梁人宋氏南渡
爲吳人至國朝遷於錢塘家世授賈至公父寄南
公獨好詩酒然行其業不衰公亦少行賈其好詩酒
益甚於詩尤好陶元亮元微之白樂天云性至孝友

既壯授室念父且老不欲煩以心計則挾貲走襄漢
因以其間遊諸名山眺觀觴詠不類賈者然以善決
筭贏每數倍歸則悉以奉父及給諸弟不營私財公
既喪母而寄南公樂就閑逸諸弟皆儒生不任事公
獨治生產秉家政秩如也而自是遂不復行江湖間
操什一爲坐賈衆以其長者樂歸之與諸弟析產則
取其薄下者曰若等儒也吾聞儒者善貧且我何患
無千金裝也時時集朋舊捧壺觴爲堂上歡又以金
購吳中名樂工奏聲歌雜伎競進蓋公解音律自天

性矣杭固多湖山之勝而公以春秋暇日携聲樂選車騎放歌林壑觀者以爲貴人也然內行方謹和雅寡怒不好與人爭人有犯之者不之較以故終身未嘗一謁郡邑長吏營墓山中墓側某子甲者惡少年也移櫬據之子弟爭爲言公曰彼墓隣也我百歲之後將與若祖父隣我生平睦隣異日柰何爭地下卒弗訟之官其人愧移去閭巷間無不稱公之恕性慷慨好施與然獨不信釋老言曰彼高者我弗知而欲挾以求福甚可恥且曷不以乞貧者耶及子濟舉進

士公喟然嘆曰吾屬持籌行役良勞苦以聲伎自娛
樂可耳士大夫之家俗以觀禮焉儉猶懼其汰也柰
何嘈嘈歌舞間傷盛德哉遂謝衆樂工弗與通公之
達而守正類如此居無何病卒公初娶於楊繼娶於
沈皆賢婦人也三子長濬丁丑進士次澳次涓皆諸
生

陳子龍曰周漢商族不得仕蓋四民分矣若陳公之
溫雅端飭卽起爲吏當至賢公卿及子始貴未爲報
施也以予所傳本朝若許文穆張文毅王襄毅之

流皆以賈起家其人咸至將相使在周漢何以得此耶今夫仕者或喜乾沒齷齪算贏利而公爲賈乃慷慨寬厚人固未可概也諸子賢良鬱爲時棟皆自公敬信矣哉

吳太公傳

吳太公者名宗周字從先世爲蘇州之林屋山人年十二而喪其父事後母以孝聞家貧不能養則行賈以浦口南北之津也遂之浦口旣已適有天幸而公復誠信擅心計稍克自振迎母家焉公寬厚愷悌好

行其德尤惡貧者凡贖人之子若女得復爲平民贖人之罪自城且以下不可勝數里人德之見其出則老者拱立少者避路公所居瀕江渡處也每風作必放小舟於中流以拯溺者人賴以濟甚衆一夕渡江宿於舟心動亟呼漁舟以歸甫登岸風濤大興所宿舟覆公懸金募救墮水者皆得免人嘆曰吳公平日濟人多矣宜其免於厄也浦之城半圯於江者百餘年公建議修築奏記當道曰城受水激則勢不敵卽幸成而臨江賊以鉅艦乘之固難守此高皇帝之

所以遷洪都也請先爲堤以捍外外堅則城可完又
於是吏協其謀屬以董成徵器用辨工材稽出納考
勤惰不日而兩工告成事公爲首功焉居無何城以
積雨傾西偏公復首出貲倡助人各競勸城遂以完
夫古所謂能爲其土捍大災禦大難公誠其人哉其
他若修橋梁營名勝活饑饉德甚厚具徐太史張臨
川誌狀中非大事不載公娶朱氏有令德晚年與公
俱好釋氏言子嘉禎丁丑進士當世高名之士也然
率自公教云

陳子曰予從金陵渡江道浦口蓋扼塞也天下承平
二三百年人謂郭可夷而隍可湮矣盜未起時公乃
預爲訖今江淮之間騷然而民得爰處者誰之力也
自兵興來形見機逼薦紳先生雍容風議語設險者
則相與笑詈又曰我且引而去之耳何必父母之邦
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公以旅人任版築爲茲土
百世利蓋尤偉哉

方烈婦傳

烈婦姓蕭氏襄之穀城人十六適同邑諸生方南陸

南陸爲南京兵馬指揮宗溟公長子也宗溟公宦遊
四方烈婦與南陸里居莊靜有志節宜其家丁丑冬
季流寇攻穀城登埤者玩烈婦問南陸所以守狀知
且不免則曰不可辱者身也不可污者名也萬一不
測忍須臾之歿以陷賊中等歿耳雖有共姜伯姬之
操人猶疑之妾當及君之見而歿南陸方撫慰曰援
兵旦夕且至若無憂至明年正月城陷方皇遽時南
陸挈烈婦曰我與若將繼而出烈婦曰無益也君携
室以逃將君且不免妾向者有成言矣遂墮井死南

陸之季父禹修公爲予言

陳子曰士見危授命誠在勇決哉一失其時或至不得其所爲世訾笑然循謂彼其意將有所爲耳若婦女何所望恒至困辱污賊刃雖終不屈乎誠不若早自爲託今觀烈婦其守身也智其立名也顯於義合矣夫士君子無管仲之才程嬰之節而猥云後國澳忍視息曷若匹婦之彰彰者耶

節婦許太孺人傳

孺人吳之洞庭山翁氏女也年十八歸太學生許明

臣越六年明臣病卒孺人觸柱絕飲蓋將殉之也其
姑勉之曰而其殉而夫也而使諸孤斬焉其不存無
寧勿殉而夫也者而使我有嗣於許氏之廟孺人奉
教以不灰事其姑以孝聞二子元 元愷旣長則身
爲之師學以有成孺人又曰我聞諸敬姜曰沃土之
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夫洞庭非沃土也而以
賈饒我子其將以財損志乎是以孺人輕財好行其
德廉而不惰廣而不濫勤而不積故許氏之以禮讓
文學昭於吳者孺人克昌之也年五十八有司上其

事請旌 制曰可

陳子曰以周之守禮而共姜伯姬之倫諸侯之貴女也顧以節著若在今世何當闢幽耶 明制旌賤不旌貴乃知風俗之美優於周矣許孺人之節於法當旌雖然不有賢子又曷彰焉君子蓋悲夫婦而不母者泯泯也

句曲孔夫人傳

孔夫人者建德人姚公繼泉女也母黃氏夫人生時有異徵姚公知其非凡女矣及長而貞靜端穆曉暢

圖史以故里中有聘者姚公輒不許一日見今相國公於童子曰得之矣此國器也遂許歸焉而是時贈公家方中落相國公幾以貧故廢經生業姚公曰而柰何舍良璞而貧是圖惟是有旦夕之匱焉則解我橐中振之及相國公補博士弟子員試京兆姚公則遣夫人歸矣於贈公無禽幣之累焉人益以此賢姚公云夫人既歸而贈公爲鄰水簿有廉聲其歸也家益困相國公所有廩餼及四方執經之糶咸以奉贈公供家食猶不足則夫人勤力作以佐之至弊衣弊

髮垂纒出沒、意態恬如、以故相國雖貧、無內顧憂、得
以肆力於文章者、夫人之力也、夫人性儉素、既貴、幃
障無統綺飾、御無珠玉、無異其微時、故事京師九門、
以中貴人掌筦鑰、例徵商以助國用、而士大夫之出
入有資裝者、亦給符爲驗、所需索每過額、或稍囁嚅、
則往往搜牢傾篋、暴揚其私、故士大夫多畏之、先是
夫人從相國於京師、相國奉命冊某藩出國門、
其蒼頭與中貴人相雋呵、中貴人大怒、啓其橐、敗絮
簞績而已、中貴人因愧服謝過、是以相國入翰林列

侍從二十年清節最顯進位宰輔爲天子所倚賴者亦夫人有以相成也已已虜大人寇薦紳之家諸婦女有變服出走者夫人聞而誥之曰君在臣將安往夫在妻將安往萬一不戒則歿之耳胡紛紛爲乃命婢於署後闕地爲坎語之曰事急我止此矣若好爲我掩之衆泣下不能對夫人自若也其明達大義類如此其明年從相國歸里屬贈公病相國不解衣帶者三月夫人勤事於醫藥如一日也已而贈公竟沒天子推講愷恩降文諭祭有司營塋兆焉葬之

日郡國吏鱗集四方來會者三千餘人夫人威治具
給客雖芻粟犒予井然也曰我家聖人之後也四方
以觀禮焉毋闕毋靡合於古宜於時然亦竟以此勞
悴病不起初封宜人繼封淑人至相國晉師保有新
命得今稱云相國名某子二尚蒙尚萃皆有令才

陳子曰公孫弘曰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其
人雖不足道。其言旨哉。婦事夫猶臣事君也。顯人媿
修多傷侈。泰侈泰之興。率先內德。傷哉浸淫成風矣。

天子大攘流弊而吾師孔公以清德表正百僚。

亮大業要之閨門得賢才以輔君子何其盛歟然世
論每嘗無才不知大節者或借儉樸以徵譏至若門
以內安知非里婦重視一縷者比耶是不然今觀夫
人平居溫溫素約及遇虜難治喪禮又何勇決而恢
弘也是豈無才不知大節者能乎哉我聞卿大夫之
化在召南采蘋羔羊之本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言
儉也繼之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敏而貞也于以
采蘋南澗之濱昭其素也其卒章曰誰其司之有齊
季女昭其才也繇是觀之夫人之儷美於相國斯所

謂同德者乎

陸母鄭太孺人傳

孺人鄭氏州佐鄭君女也世爲華亭名族年十八而歸孝廉陸某孝廉父曰吏部郎某祖曰大中丞某曾祖曰贈禮部尚書某其家旣貴而孺人之來歸也以其姑早亡凡家政盡屬焉有能聲所以事吏部公甚有道以故孝廉以貴公子擅才藻意不可一世而獨雅重孺人交相敬也居無何吏部公卒又五年孝廉舉於鄉其冬偕計吏以北病歸又明年遂沒無子

先是孝廉病亟時孺人自謂必從死陰自置含纊而
孝廉執手告之曰予幸有弟壯矣若舉長子卽予子
也子幸無死爲我計故當孝廉之沒也孺人剪髮毀
容絕食者數日而猶強自支不竟死以待孝廉之有
子也越三年而孝廉弟蔭君生子于側室孺人迎而
立之負而見于廟名曰慶紹先志也方孝廉在時與
其季蔭君最友愛終身不析生產至孝廉沒而孺人
推其意盡以屬之蔭君蔭君事其嫂亦恭敬過禮世
以此兩賢之居數年而蔭君又沒于是孺人復兼內

外之職矣慶紹幼故敏惠然孺人爲訓甚嚴雖就外
傳未嘗一日離左右又素善病孺人所以保護之者
萬端旣長補諸生有名然病益甚孺人憂懼不知所
出散萬金之橐走四方以致醫藥慶紹究賴以無恙
凡孺人之懿德美行載家乘不能詳要其所以致力
于慶紹者其有功於孝廉甚大也然孺人亦以勞悴
故致羸疾數年竟不起春秋五十有五蓋孺人之歸
於陸氏者三十八年爲婦者七年稱未亡人者三十
一年七年之中奉吏部公之喪者三年煩憂於孝廉

之疾者二年以至於大故其間綵服績承稱嘉樂者一
二年而已嗟乎胡天之酷也然先是繡衣使者行部
表其門 今天子闡微搜幽敦尚節孝聞諸有司曰
孺人格當旌矣

陳子曰予蓋幼而與慶紹應童子試云見其文辭甚
瑰麗而恂恂若不能言二老奴挾之以行于是知其
太孺人嚴或曰子良苦蓋歸休乎慶紹則淫淫泣下
也曰太孺人之待我厚也及長而盡交陸氏宗黨悉
太孺人所以治家狀誠不易哉至太孺人末年病困

而慶紹不御寢不解衣帶者數載嗚呼天之報施可知已